

拥风而坐
脑海比宇宙广阔

垂首倾听渔火
与浪花焊接的涛声,仰头等待你将
满天星星慢慢地悬出来

大海啊,你再壮阔
也演绎不出我心中的波澜
你动用再多的苦
也无法诉说命运的坎坷
在我的脑海里
你只是落下的一滴雨
只够清醒我半生传奇

在海边(外一首)
朱 积

却滋润不了一生的疆土

为什么我常用大风歌唱潮汐
用惊雷呼应涛声
因为我的心潮
一生都在和你一起澎湃

过 云 雨
——回眸某段历史
突然一场过云雨

大地瞬间发黑

别说山野上的花朵,晒坪上的稻谷,
木薯地里的鸡群
就是田野里的人
和屋檐下劈好的木柴
也躲避不及

夜晚,天空换了一块蓝

我坐在风里晾心情

先是头顶上的天空
接着是海湾上的天空
我站起身
把后山的天空转过来
啊,整座天空都晒满星星

莫非这场雨
只是偶然路过

积攒了亿万年
才存下这一天空的星星
竟被一场雨,全部淋湿

现代诗歌精神的冷冽锋芒
——读朱积新诗《在海边》《过云雨》
蓝 兰

朱积这两首诗歌以极具张力的自然意象与哲学思辨构建起独特的诗性空间,既展现了现代汉语诗歌的语言实验性,又延续了中国古典诗歌“以景言志”的抒情传统。以下从意象建构、语言张力、精神内核三个维度进行细读:

一、《在海边》:以海洋为镜的精神辩证法

1. 意象对抗中的主体觉醒

诗人开篇便抛出“脑海比宇宙广阔”的悖论式宣言,将个体精神空间置于自然奇观之上。当“渔火与浪花焊接的涛声”被解构成“一滴雨”时,海洋的壮阔被消解为渺小的存在——这种对自然力量的祛魅,实则是对人类精神主体性的重塑。诗人通过“清醒半生传奇”与“滋润不了一生的疆土”的辩证,揭示了个体意识在对抗自然永恒性时的悲剧性崇高。

2. 动词暴力与抒情节奏

“焊接”“悬出”“动用”“淋湿”等工业性动词的暴力嫁接,突破了传统海洋书写的抒情惯性。这种语言策略既暗合后工业时代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又以“大风歌唱潮汐/惊雷呼应涛声”的复调结构,重构了天人交感的精神共振。结尾“澎湃”的叠韵收束,让全诗在矛盾撕裂中达成动态平衡。

二、《过云雨》:历史创伤的星群隐喻

1. 灾难叙事的微观视角

“过云雨”作为历史暴力的喻体,在“大地瞬间发黑”的蒙太奇镜头中显影。诗人以“花朵”“稻谷”“木柴”等日常意象的仓皇溃散,解构了宏大历史叙事,体现出记忆中广泛的个体创伤和历史影响。而“劈好的木柴”这一静物意象,似暗含被规训的生存状态在突发灾变前的脆弱性。

2. 星空修复的救赎可能

“晾心情”这一超现实动作,暗示了创伤记忆的自我疗愈机制。当诗人转

动“后山的天空”,让星群重新缀满夜幕时,实则在建构记忆重构的仪式——被雨淋湿的不仅是积攒亿万年的星光,更是历史暴力对文明结晶的侵蚀。而“莫非这场雨/只是偶然路过”的追问,将历史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哲学命题悬置于星空之下。

三、双诗互文中的精神图谱

1. 水的双重变奏

海水与雨水构成“水”意象的双重变奏:前者指向永恒的困境,后者隐喻突发的灾变。这种液态意象的流动性,恰是诗人解构确定性的语言工具——当大海被贬为“一滴雨”,雨水又升华为星空的毁灭者,物象的能指滑动打破了传统咏物诗的稳定象征系统。

2. 现代性反思的两种维度

《在海边》呈现存在主义式的个体抗争与精神超越,《过云雨》则转向群体记忆的考证与历史反思。二者共同构

成对现代性困境的双向叩问:前者质疑自然征服话语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后者揭露历史进步叙事背后的创伤褶皱。这种思辨深度使诗歌超越抒情层面,抵达了哲学人类学的疆域。

四、艺术突破与限度

朱积的诗歌在语言锐度与思想密度上显现出当代汉语诗歌的突围:通过动词的陌生化嫁接、意象的悖论性并置,他成功构建了具有金属质感的抒情语法。部分意象突破了传统,如“晾心情”“亿万年星群”等,象征意义极其明显。但会不会造成一般人的阅读陌生?留待实践验证吧。

总体看,这两首诗犹如淬火后的青铜器——既有传统诗歌的纹样肌理,又闪烁着现代精神的冷冽锋芒。在自然意象日益符号化的当代诗坛,朱积的写作提示着一种可能:让诗歌重新成为勘验存在本质的炼金术。

